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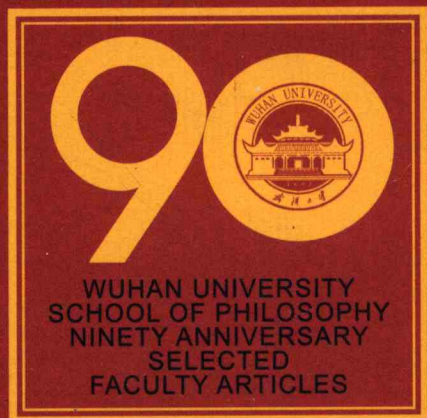
# 武汉大学

---

# 哲学学院

---

# 九十周年



## 纪念文集

朱志方 ◇ 主 编

吴根友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九十周年 纪念文集

---

朱志方 ◇ 主 编  
吴根友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九十周年纪念文集/朱志方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97 - 3915 - 0

I. ①武… II. ①朱… III. ①哲学 - 文集 IV. ①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2036 号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主 编 / 朱志方

副 主 编 / 吴根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张晓莉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刘 丹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白秀红 白桂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915 - 0

定 价 / 248.00 元

印 张 / 44

字 数 / 91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 ◆ 上 篇 ◆

|                              |           |
|------------------------------|-----------|
| 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 .....            | 陈修斋 / 3   |
| 相对主义的问题 .....                | 江天骥 / 12  |
|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            | 萧萐父 / 23  |
| 庄子超越精神赏析 .....               | 李德永 / 38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       | 段启咸 / 48  |
| 阴阳五行学说的历史反思 .....            | 萧汉明 / 60  |
| 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     | 杨祖陶 / 91  |
| 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杰出贡献               |           |
| ——为纪念恩格斯诞辰 190 周年而作 .....    | 朱传荣 / 105 |
| 论实践目标 .....                  | 胡寿鹤 / 120 |
|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雍 涛 / 127 |
| 《周易》与 21 世纪 .....            | 唐明邦 / 143 |
| 论说明、理解与反思 .....              | 陈祖华 / 156 |
| 科学逻辑的研究纲领 .....              | 张巨青 / 167 |
| 从相对论的建立看思想实验 .....           | 陈克晶 / 177 |
| 吸收和借鉴人类哲学文明成果与我国哲学的发展 .....  | 徐瑞康 / 187 |
| 论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 ..... | 陈楚佳 / 201 |
| 情绪智力辨析 .....                 | 肖静宁 / 223 |
| 中国古代生命整体观及其现代价值 .....        | 程静宇 / 235 |

|                             |               |
|-----------------------------|---------------|
| 我们的“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 .....     | 桂起权 / 248     |
| 论李约瑟的中国自然哲学观 .....          | 童 鹰 / 259     |
| 整体结构实在论与科学合理性辩护 .....       | 王贵友 / 266     |
| 试论莱布尼茨的现象主义与单子主义的内在关联       |               |
| ——对国际莱布尼茨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的回应 ..... | 段德智 李文潮 / 281 |
| 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             | 陈望衡 / 293     |
|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非自然的批判              |               |
| ——论蒯因批判分析—综合陈述区分的合理性 .....  | 孙 思 / 301     |

### ◆ 下 篇 ◆

|                                   |           |
|-----------------------------------|-----------|
| 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 .....                   | 陶德麟 / 317 |
| 实践本体论 .....                       | 刘纲纪 / 329 |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            | 汪信砚 / 341 |
| 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 .....                | 何 萍 / 357 |
|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 .....               | 陈立新 / 376 |
| 实践论和辩证法的分离与统一 .....               | 萧诗美 / 388 |
|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             | 赵凯荣 / 399 |
| 论认识协作关系 .....                     | 姜锡润 / 412 |
|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种逻辑 .....             | 李佃来 / 421 |
| 老庄之道论及其异同 .....                   | 郭齐勇 / 432 |
| 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的开展 ..... | 李维武 / 444 |
| 《老子》“道”论新探 .....                  | 田文军 / 463 |
| 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 .....            | 徐水生 / 477 |
| 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 ..... | 吴根友 / 491 |
| 《墨子·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鬼神观研究 .....      | 丁四新 / 504 |
| 张载、吕大临、康德与道德形而上学 .....            | 文碧芳 / 544 |
| 翻译何以可能 .....                      | 朱志方 / 564 |
| 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信念关系探析 .....              | 雷红霞 / 575 |
| 伽达默尔的教化解学论纲 .....                 | 何卫平 / 581 |

|                            |           |
|----------------------------|-----------|
| 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诠释 .....         | 麻天祥 / 599 |
| 当代道教主神的逻辑结构 .....          | 宫哲兵 / 612 |
| 托马斯难题：宗教信念的认知合理性是否可能 ..... | 翟志宏 / 619 |
| 梅兰芳的“表情”与“京剧精神” .....      | 邹元江 / 629 |
| 感性的解放与美的发生                 |           |
| ——论马克思关于美的本质和发生的思想 .....   | 范明华 / 646 |
| 作为研究“应当规律”之学说的伦理学          |           |
| ——论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        | 张传有 / 657 |
| 朝向未来与立足当前                  |           |
| ——孟子与荀子人性论及其效应的比较考察 .....  | 储昭华 / 668 |
| 问题的哲学意涵 .....              | 张掌然 / 678 |
|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     | 钟 年 / 686 |
| 编后语 .....                  | / 699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上  
篇





---

# 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

---

陈修斋

---

## 一

对于一门具体科学来说，只要它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则熟悉这门科学的人，对于这门科学是什么，总可以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看法或定义。可是作为人类一切学问中最古老的学问——哲学，却迄今没有一个人普遍接受的定义；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人们仍在争论不休，而且看来还会不断地争论下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作为至少已有二千几百年历史的一门学科，不能说还不成熟；说这样一门学科对于自身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只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该说这情况乃出于哲学的本性，是事理之必然。

首先对于哲学是否有或应有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定义，本身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哲学教科书，是会以断然的态度给哲学提出一个定义的，并且会认为这定义就是唯一正确的，应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如果有谁不接受这定义，那就是犯了错误。可是事实上，即使在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献中，对哲学的定义也不一致。例如，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开宗明义就说“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sup>①</sup>而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却说“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sup>②</sup>。又据说毛泽东也曾对一位科学家说过：“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这里

---

① 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5~816页。

至少已有三种即使并不互相矛盾但总是彼此不同的说法了。此外，如“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等的说法，也是常见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或作品中的。这些虽不全是对哲学下的完整定义，但也都是对“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至于其他哲学流派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对“哲学是什么”这问题的答案或看法就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了。没有必要来列举这些形形色色的哲学定义。这里要指出的是：各派或每一位给哲学下定义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自己的定义是唯一正确的，也都暗含或明示地认为对“哲学是什么”应该或可以有一个为大家所承认的答案；但千差万别的哲学定义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并没有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答案。因此，也有些哲学家承认了这一事实而认为并没有或不可能有人们普遍接受的对哲学的定义。这就表明对哲学是否有或应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问题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回答。

为简便起见，可以把这种状况，称为“哲学无定论”。事实上不仅对于哲学的定义无定论，对于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公认定义问题也无定论，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也都无定论。我认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早期，是把一切知识统统包含在哲学之内的，那时其实对这一切问题都还未有定论。后来对于其中的有些问题，逐渐得到了为实践和理性所证实或证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答案，即有了定论，这部分的知识就成为一门一门的科学而从哲学中独立出去了。这样，哲学家的范围就逐步缩小了，但总还留下一些无定论的问题为哲学家们所讨论。这些问题中，有些只是暂时无定论而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最终可达到定论的；但另有一些问题是原则上无法用实践来检验而达到最后的定论的。这后一类问题我称之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据此，则上述“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迄今既尚无定论，它本身也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至于它是否原则上是不能有定论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论证。

也许有人立刻就会提出问题：你说哲学无定论，是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基本原理也都不是定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已使哲学从此成为科学？对此，我的答复是这样：我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就“科学”或“科学的”是指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而言，在一定条件下我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就“科学”或“科学的”是指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而言，在一定条件下我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即正确的，在这意义下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已成为科学。但我这里所谓“定论”，除了它是经受过或经得起实践和理性的检验而得到证实和证明的真理之外，还包括能为人们（当然是指其知识或智力足以了解此理论的人）所普遍接受的意义。正是在是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层意义下，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并非定论。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明确

地揭示出哲学是一种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并公开声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或自愿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站在与无产阶级敌对阶级立场上的人是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论呢？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的定论，岂不是否认哲学的阶级性，其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吗？至于说马克思主义已使哲学变成了“科学”，也只是就上述将“科学”理解为“正确的”而言，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已成为其他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等一样的科学，则也是不对的。除了还有其他许多理由之外，至少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无定论”即并非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而科学作为科学（至少就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问题另当别论），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定论”。（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科学理论一时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只要它是正确的，最终总是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也有某些科学讨论的问题可能是难有定论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在科学中的残留，有如科学这个婴儿虽已出生，但其脐带仍连着哲学这个母体。）我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科学等量齐观，并非尊崇马克思主义而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

## 二

那么，究竟为什么哲学总是无定论的呢？应该承认，有些问题之所以无定论，只是由于时代或其他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还不足以来揭示事物的全面客观情况或证实和证明某种理论或假说，一旦条件成熟，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出定论的。这类问题严格说来并非真正的哲学问题，例如，旧的自然哲学中就有不少这类问题，只是就其尚未达到定论的范围内，才被人们看作哲学问题。这类问题我们可以撇开不谈。我们所要谈的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即原则上无法达到定论的问题。我认为哲学中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这类问题，大体说来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若干问题，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二律背反”之类的问题。

为什么说这样一些问题在原则上无法达到定论的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这类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以宇宙全体为其认识对象。而要以宇宙全体作为认识对象，这本身就是必然会导致“悖论”，或陷入“自相矛盾”即所谓“二律背反”。因为一说把宇宙本身作为认识对象，则就蕴含着必有一个与此对象相对立，即在此对象之外的认识主体。因为按定义就应该认定没有无主体的对象，也如同没有无对象的主体一样。但宇宙本身作为宇宙全体，按定义就应该无所不包，当然也应包含以宇宙全体为认识对象的认识主体。这样，作为认识对象的宇宙全体就应该既不包括认识主体又包括认识主

体。这就是“悖论”，或就是“自相矛盾”即“二律背反”。

由于这一根本的“二律背反”，可导致一系列“二律背反”。

首先，宇宙全体既然无所不包，则在它之外就不能再有什么与它相对，因此它是绝对的；同时，它既成为哲学的认识对象，则就应有一认识主体与之相对——不论这主体是个人，是全人类，或是“上帝”——因此又是相对的。

其次，宇宙全体既无所不包，则不能有什么东西在它之外来限制它，因此它是无限的；同时，它既成为一个认识对象，则它不论如何广大或长久，也至少须受认识主体的限制，它不得超出认识主体所能触及的范围，因此它又是有限的。

如此等等，都可以说是“二律背反”或“自相矛盾”的问题。而正如康德所表明的，凡是“二律背反”的问题，都是双方可以各持己见，双方都可以通过揭露对方的立论不合理来证明自己的合理，实际这类问题也就必然是无定论的。

这类问题之所以无法正面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在于它们原则上无法用实践来加以证实或验证。例如，要证明宇宙全体是有限还是无限，至少就得证明宇宙全体有无开端。但我们怎么能回到宇宙存在以前去或怎样开始的呢？这不是什么我们的能力手段尚有不足的问题，而是原则上不可能的。因为你本身既是宇宙的一部分，你根本无法超出宇宙来考察宇宙的产生。同样，我们也原则上无法用实践来检验宇宙全体的终极，不论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终极。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关于宇宙的爆炸和膨胀的理论，似乎可以断定科学已证明宇宙是由于一次大爆炸开始的，并且在不断膨胀，这似乎就已证明宇宙不是无限的了。且不说这在科学上也还只是一种假说，即使它在科学上已得到公认，并成为定论了，也不能说它已解决了宇宙全体上有限还是无限的哲学问题。因为作为科学的天文学或宇宙学所讲的宇宙，不仅包括太阳系及其所在的银河系，而且还包括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河外星系，因而是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样广大或长久，也总是有限的。但哲学上所说的宇宙全体，却是可以超出天文学或宇宙学所把握的宇宙的。因为即使作为科学的天文学已根据大量观察和实验所得的材料，运用严密的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而得出我们这个由银河系和许多河外星系构成的宇宙是在多少亿年前通过一次大爆炸而开始形成的结论，哲学还是要问在这次爆炸以前宇宙又是怎样的，这爆炸的材料又是怎么来的或怎么存在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以为仅凭科学知识就能最终解决宇宙有无开端或终结，以及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之类的哲学问题，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科学不管怎样发达，也永远无法证明哲学上所讲的宇宙是有开端还是无开端，有终极还是无终极，或者是有限还是无限。利用一些天文上的材料来证明世界在时间、空间上的无限性，认为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经科学证明了的客观真理，这实在是既不符合哲学，也不符合科学的做法。何况较新生的天文学如上述的关于宇宙爆炸和膨胀的理论恰恰说明科学并不证明宇宙的无限性，倒毋宁认为宇宙是有限的。但如果认为这种科学理论已

可以驳倒肯定宇宙无限性的哲学观点，则如上面所说明的同样是误解，是不成立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既然科学也无法驳倒肯定宇宙无限性的学说，则宇宙无限就是确定了真理呢？在我看来这也不能成立。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观点所揭露的那样，这种观点只是基于如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所显示的一个方面的论据，而“二律背反”中另一对立的方面，也同样可以用这样的论证方式来为自己辩护。例如，如果认为世界是无限的，则就须肯定在特定的片刻，有一个无穷的系列已经过去了，而这等于要在有限的时刻数完无限的数，是不可能的，因此，肯定世界的无限性是不合理的。或者有人还可以说：任何一个具体的认识主体，都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而有限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正面把握无限，因此也无权断定世界的无限性。其实，无限性本身就是一个无定论的概念，有人把“无限”作为描述宇宙大全、唯一实体或“上帝”的正面的、积极的或肯定的概念；有人则认为“无限”只是一个反面的、消极的或否定的概念，例如，伽森狄就把无限性当作只是一个“否定词”，并认为“对于其智慧永远被限制在某些框子之内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sup>①</sup>。伽森狄和笛卡尔之间关于无限性以及类似的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是典型的哲学问题上的争论，他们的争论是得不到一致同意的结论的，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他们的后人尽管可以采取偏向一方的立场，但也都无法使人们普遍接受某一方的观点。这正是哲学无定论在哲学史上的一种生动表现。

哲学的无定论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上。其实，对于哲学是否有或应有一个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这本身就可以争论，也事实上存在着争论。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显然并不主张或赞同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我们知道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也有人——当然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也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哲学并没有或不需要有一个基本问题。我个人对这种观点并不赞成，但我认为在学术探讨范围内完全应该容许提出这种观点的自由。即使承认有哲学基本问题，是否这基本问题一定就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对立问题，当然也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接受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至少绝大多数是承认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中，也有许多是主张或接受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尽管可能是站在对立的或不同的立场上。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黑格尔主义者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在一定意义下他们也都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一问题尽管被多数人接受为哲学基本问题，它也还是无定论的，并且正是头一个无定论的问题。可以说我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也

① 参阅〔法〕伽森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32页。

不是“定论”；也许有人认为我这主张就是否认它的“客观真理性”。这是误解。我上面已明确说过我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但我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也并非定论。因为如果说它是定论，则如以上所说明的它就应该为一切人所接受，这不仅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未为一大部分人所接受并受到许多敌视无产阶级、敌视共产主义乃至人类进步事业的人的反对这一彰明昭著的事实，也是公然否定哲学的阶级性因而正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的。是否“定论”和是否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是两回事。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不见得就能为一切人所接受而成为定论，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要是违背了某些人的利益，连几何公理也会被否认其真理性的；反之，不是人人接受的“定论”也完全可以说是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为天主教会当局和虔诚的天主教徒所拒绝承认，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它们是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哲学唯物主义和这种科学真理有所不同，但它在即使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定论而仍可以是客观真理这一点上则可以是相同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就正是如此。但它和“地动说”“进化论”等科学理论的一时不为人们所接受又毕竟不同，这就在于那种科学理论的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只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造成的暂时的现象，它只要是正确的总会得到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定论的。天主教会经三百多年之后终于不得不宣布为宣扬“地动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定罪的伽利略平反，就是生动的证明。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却会永远有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与之共生，或总会有一部分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接受唯物主义，从而不能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定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首先就该承认哲学的阶级性；既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哲学，则只要阶级的区别还存在，就不可能有为各阶级所普遍接受的统一的哲学。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普遍性学说来看，即使到阶级消灭了，人群中的其他形式的区别和矛盾，如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认识能力高低的区别等，也还会继续存在甚至永远存在，这就为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既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则它就是哲学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是决定哲学的本质的东西，只要哲学存在一天，它也就存在；一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矛盾不再存在，则哲学也就消失了。但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总有一些问题是人们永远无法彻底解决而得到人们普遍接受成了定论的，因此哲学是不会消灭的。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问题就正是这样的问题，而且是第一个最基本的真正哲学问题。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上述的历史原因之外，在理论本身它是以宇宙全体为对象而来探索其本原或本质的第一个大问题。我们上面已说明，凡是以宇宙全体为认识对象的问题，本身逻辑上必然会导致“二律背反”，而凡是“二律背反”的问题，总是双方可以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但各方都只能靠揭露对方的不合理来为自己辩护，却难以正面来证实或证明自己观点的绝对正



确，从而使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曾一再表明，“单靠论据和三段法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的”；<sup>①</sup>同样，要证明唯物主义的正确，也不能单靠论据和三段论，即不能单靠抽象的理论论证，而主要是依靠人类的全部科学和实践。即使迄今为止的科学和人类实践已证明唯物主义的正确性，那也还不是全部。这就是说，单靠某一门或几门科学，一次或多少次实践，或若干次不论怎样规模宏大、设计精巧的科学实验，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完全证明唯物主义的绝对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历来否认有这种作为对世界的“最后一言”的“绝对真理”，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的“绝对真理”。它的真理性是体现在全人类的科学和实践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永不完结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也不会有朝一日成为对世界的“最后一言”式的“绝对真理”，从而成为人人普遍接受的“定论”。

### 三

既然哲学不能成为人人接受的定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成为这样的定论，那么研究哲学又有什么意义，或有什么用呢？“学哲学有什么用？”这事实上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哲学无用论”也是历来就有的。不仅哲学界之外的人向哲学提出这种挑战，而且在哲学界内部也有人，还有一些哲学派别，提出系统的理论来证明哲学的无意义和无用，主张加以排斥或消除。例如，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就是把关于世界或宇宙全体的根本实在之类的问题都看成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假问题”而主张加以排斥的。诚然，他们可以说他们主张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而不是整个“哲学”。“哲学”如果作为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则他们并不否定，而且正是他们所从事的。我们既然认为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本来也无定论，有人主张哲学就是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当然也有他们这样做的自由，我们无意加以否定或责难。但我们也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同样有把哲学看成别的东西的权利。而对我们——至少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有许多人——来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假问题”的，倒恰恰是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所以把这些问题当作“无意义”的“假问题”，其主要理由就在于对这种问题作出论断的命题都是不能用经验来“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同意的。我们说“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无定论”的，在一定意义下也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观点相吻合。但逻辑实证主义因此主张把这些问题排除在“哲学”之外，而我们则认为这些问题正是哲学所要探讨的真正的的问题。我们也不赞成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31页。

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仅仅归结为对科学语言作逻辑分析的主张，尽管承认它有这样做的权利。

那么研究哲学，来讨论这些无定论甚至也永远达不到定论的问题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认为，如果所谓有意义或有用处，就是指能给人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或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则哲学的确是无用的。它甚至也并不能像各门科学那样给人们关于世界事物的具体知识。哲学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义和用途，但不能因此就说它是无意义、无价值、无用处的。我想，学习和研究哲学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可以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早就说过：“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sup>①</sup> 用个不很恰当的比喻：学习和研究哲学之于人的精神，就像体育运动之于人的身体。体育运动也不像生产劳动那样能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能增强人的体力和机敏度，从而使人能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哲学训练则能提高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也使人能更好地从事其他的脑力劳动。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也包括思想方法。经过良好的哲学训练，能使人通过比较而掌握更正确、更好的思想方法，例如可以避免陷入有片面性、表面性等缺点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而更好地自觉掌握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这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精神生产，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其次，有助于使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作为立身处世之本。我们虽不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对哲学唯一正确的定义，但也决不否认它说出了哲学的主要特征。而哲学虽无定论，但也决不是说各种哲学观点都是不分轩轻、无是非优劣可分的。我们虽永远不可能达到作为对世界的“最后一言”式的“绝对真理”，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就不能通过努力学习和实践而掌握一定的相对真理。而要掌握关于宇宙人生的相对真理，即树立比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作为指导我们的思想行为的准则即立身处世之道，也只有通过学习哲学，通晓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已有和可能有的学说和观点，然后通过自己深入思考和比较以及实践的检验，来判定其是非优劣，择其善而从之，再加上自己的分析、综合和创造才行。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植根于自己的心灵深处，或与自身融为一体，成为自我的主宰，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

再次，有助于使人摆脱心灵的桎梏，解放思想，开拓心胸，提高精神境界。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种种条件的制约。如果陷入盲目性而不自觉，则会处处感到受桎梏、受束缚。通过良好的哲学训练，能从宇宙全体的高度来看待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382页。



事物，看到个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就会有如登高望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不至为个人区区小事烦恼，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再者，熟悉了历史上和当代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种种哲学思想，也就不会陷于一孔之见，或为某种偏执之论所囿。而哲学思想实为各个时代精神文明的精华，多受哲学熏陶，自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好处而决不可缺少的。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决不可能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对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自然可以从各方面去考虑而列出很多，但就上述几方面来看，其意义和价值也就非同小可，说明哲学决非可有可无，决不能取消，事实上也是无人能取消得了的。当然上述几个方面，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而毋宁是结合成一体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要想使哲学体现上述的意义和价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正确地认识哲学无定论的本性才行。如果认为哲学有定论，只有唯一一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大家都该接受一种观点，那就真是所谓“舆论一律”“思想一律”，大家都照着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思维，还谈得上什么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如果认为哲学有定论，则人人都只能现成地接受这种定论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即使它是完全正确的吧，这样不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比较鉴别而直接凭学习或灌输接受下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可能真正植根于心灵中，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真正成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就不能起指导自己思想行为的作用。如果哲学是有定论的，则每一个人都只能凭学习接受这种作为定论的哲学理论，这样也就谈不上起解放思想、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认为哲学有定论，正是那种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根源，它和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事实证明：要为改革提供一种哲学，哲学本身必须首先进行改革；而哲学要改革，就必须从认识和肯定哲学无定论开始。因为如果断定哲学有定论，而且已有定论，就无从谈哲学的改革。同时，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并未成为定论。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人人接受的定论，则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和反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都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了。世上哪有不为捍卫和发展自己所信奉的哲学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